

論法國漢學教育的現代化奠基者 沙畹（Edouard Chavannes）之教學實踐*

On the Practices of Education of Edouard Chavannes, the Modernisation
Founder of French Sinological Education

賀夢瑩（He Mengying）**

一、前言

1814年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設立「漢、滿-韃靼語言文學」（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講席，法國也成為西方最早將漢學確立為一門專業學科的國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法國現代漢學的奠基者。¹ 他將漢學研究的領域擴展到歷史、文獻、考古和宗教，同時創新了研究方法，利用文獻互證和考古補證的實證方法進行研究，被認為創建了一個學派。² 在沙畹約三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發表了大量論著及文章，並且自 1893 年起擔任法蘭西學院「漢、滿-韃靼語言文學」講席教授，並於 1908 至 1912 年間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宗教學系開設「遠東宗教」相關課程。沙畹不僅培養出了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4）、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幾位高徒，許多日後在漢學研究領域有重要影響的東、西方學者都曾聆聽過他的課程。在沙畹的帶領下，法國漢學達到鼎盛，他的教學活動在其中亦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學界對於法國漢學教育的研究，多穿插在有關法國漢學史的論述中。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在〈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一文，探討法蘭西學院及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即今日的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漢學教學。³ 戴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法國漢學巴黎學派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 作者現為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1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 44.

2 Serge Elisseeff, "Bibliographie-Dans la vieille Chine. Journaux de voyage de 1907. Coll. Les voyageurs russes dans les pays d' Orient.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 URSS, Institut de Sinologie. Ed. de Littérature orientale by V. M. Alekseev," *T'oung Pao* 50: 4/5 (1963.12): 490.

3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okyo: Toho Gakkai, 1966), pp. 56-110. 中譯見：秦時月（本名胡書經）譯，〈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上）〉，《中國文化研究》2（1993.12）：131-139；〈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中）〉，《中國文化研究》3（1994.3）：129-136；〈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下）〉，《中國文化研究》4（1994.6）：126-131。另見：耿昇譯，〈法國漢學研究史〉，《法國當代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65。

仁 (Jean-Pierre Drège) 主編的文集《法國當代中國學》中設有「法國各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中國學研究」板塊，其中收錄有法蘭西學院與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漢學講座創建和發展簡史。⁴ 許光華的《法國漢學史》一書涵蓋了 19 至 20 世紀法國漢學的確立、發展、繁榮及二戰後的歷史，其中包括對漢學教學機構、教師、教學內容與特點的論述和分析。⁵ 耿昇著《法國漢學史論》一書收錄〈法國的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爭〉及〈試論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兩篇文章，前者主要論述了法國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中文講席的開設，及其以實用性為培養目標的特點，後者則探討了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的設立及歷屆漢學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⁶ 而在有關法國漢學教育史的研究中，學界又多以中文教學為主，如白樂桑回顧漢語教授職位的確立、中文專業在高等學府的建立。⁷ 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與 Angel Pino 主編的《東方語言學院百年中文教學：1840 年至 1945 年》一書，從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中文講席的設立、中文教師、教學方法及受眾等角度詳述該校的中文教學史。⁸

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雖然早在 1832 年便開設了中文教學，但主要目標是培養「為政治和貿易服務」的譯員，並非學者。⁹ 而法蘭西學院與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漢學課程和以往的中文教學不同，在培養專業漢學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獨特性。目前學界對這兩所學校的漢學教育史還未有過多著墨。2014 年，在法蘭西學院慶祝其漢學講席設立 200 周年的研討會上，33 位法、中等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歷任漢學講席教授進行研究，探討其學術成果及對漢學發展的影響，其中部分涉及到他們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內容。¹⁰ 2018 年，在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校慶 150 週年的系列講座中，杜德蘭 (Alain Thote) 論述了該校與法蘭西學院在漢學研究及教學上的淵源及聯繫，此外還回顧了該校第四系歷史文獻學系 (Section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及第五系宗教學系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漢學講席的設立、發展歷史及歷屆漢學教授，而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則將關注點聚焦於宗教學系的道教研究和相關課程的教授。¹¹ 沙畹的教學和研究活動在其中有所涉

- 4 戴仁 (Jean-Pierre Drège) 編，耿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修訂本《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 597-601、625-633。
- 5 參見許光華，《法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 6 耿昇，《法國漢學史論》上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頁 161-241。
- 7 白樂桑，〈法國漢語教學史淺論〉，《中國文化研究》2 (1993.12)：139-143。
- 8 Marie-Claire Bergère & Angel Pino dir.,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aris: L'Asiathèque, 1995).
- 9 Marie-Claire Bergère & Angel Pino dir.,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p. 5-6.
- 10 研討會主題為“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t ses successeurs. Deux cents ans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Chine” (「雷慕沙及其繼承者：紀念法國漢學兩百週年學術研討會」)，組織者為法蘭西學院高等漢學研究所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及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2015 年更名為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論文集見 Pierre-Etienne Will & Michel Zink éd.,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t ses successeurs. Deux cents ans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en France et en Chin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20).
- 11 系列講座分兩場，第一場主題為“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150 ans d'affinités électives entre le Collège de France et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二場主題為“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vention, érudition, innovation de 1868 à nos jours”。相關論文見：Alain Thote, “La sinologie,”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150 ans d'affinités électives entre le Collège de France et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20), pp. 147-160; Alain Thote, “La sinologie,” in Patrick Henriot dir.,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vention, érudition, innovation de 1868 à nos jours* (Paris: Somogy-EPHE, 2018), pp. 443-448; Kristofer Schipper & Vincent Goossaert, “Les études taoïstes,” in Patrick Henriot dir.,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vention, érudition, innovation de 1868 à nos jours*, pp. 458-461. 另外，張谷銘詳述了 philology 在歐洲的概念發展，以及這一概念在民國時期被引進中國學界後，學者們在學術活動中的具體實踐，見其〈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2 分 (2016.6)，頁 375-460。雖然張谷銘認為該詞並沒有適當的中文翻譯，但本文為保證行文順暢，將視不同的語境將 philology 翻譯為「文獻學」或「歷史語言學」，突出其在古典文獻的文句解讀和文獻辨偽方面的意義。

及，但主要為對其課程和研究的概述，未有詳細梳理。在有關沙畹的專題論文中，學者對其教學實踐亦關注較少，多聚焦於其學業、漢學研究、學術交誼及在學界的影響，其中以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所撰沙畹的悼文及張廣達的專題論文〈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最為全面。¹²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及筆者博士論文¹³的基礎上，對沙畹的教學實踐進行專題研究，借助法蘭西學院及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所藏沙畹的授課檔案及法國公私所藏其他相關檔案，分析沙畹的教學目標、方法及理念，以此案例研究近代法國漢學教育體系的特徵，以及沙畹的教學在法國漢學教育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

二、沙畹的教學工作

法蘭西學院「漢、滿-韃靼語言文學」講席的首位教授是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他的研究領域涉及儒家經典、漢僧西域行記、漢滿文語法以及中醫。在雷慕沙的努力下，漢學研究的體系和規範得到初步建立。第二任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進一步擴大和深入對儒家經典、文學戲劇以及中國僧人西行求佛法記的翻譯和研究。此外，他還涉及部分中國的製造技術以及中亞歷史。儒蓮的繼任者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主要對中國詩歌感興趣，翻譯過中國非漢族的民族志。然而，學界公認其中文能力和研究不及幾位前任，他在任期間的漢學研究水準有所下滑。到了第四任教授沙畹，他不再依賴前人帶回法國的漢文古書，或傳教士的譯注和論著等二、手資料進行研究，而是親自前往中國進行觀察和學習，為西方最早一批以研究為目的而專門來

華考察的漢學家之一。此時的法國漢學已展現出建立符合近代科學規範的趨勢。¹⁴沙畹於1889年至1893年以法國公使館隨員的身分被派往中國，1893年4月接替德理文侯爵，同年12月正式開啟他持續一生的教學生涯。

（一）沙畹在法蘭西學院所授課程

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時間長達23年，一共開設47門課，除個別課程為一學期制外，其餘課程均為全年授課。平均每年開設兩門課程，且內容均無重複。

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內容主要體現以下幾點特徵：第一，內容廣泛，涉及中國古代歷史、中外交通史、考古、宗教等內容，而中國古代歷史又佔據了課程的主要內容。第二，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並用，包括石刻文字和田野考察材料。第三，授課內容與其同時期的研究主題幾乎同步進行，課堂是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平臺。

（二）沙畹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所授課程

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是在拿破崙三世政府之教育部長杜盧伊（Victor Duruy, 1811-1894）推動下建立的，宗教學系則於1886年建立。自1908年2月起，沙畹執教於此系直到1912年，總共授課四年半，開設了七門有關中國宗教的課程。¹⁵

沙畹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宗教學系的課程主題集中在儒釋道三大宗教，以及中國古代禮儀，與法蘭西學院有關宗教類的課程有部分重複和補充。通過學校保留的聽眾名冊可知，聽眾分為註冊學生（*Elève titulaire*）及固定聽眾（*Auditeur régulier*）兩類，除去1907至1908學年第二學期沙畹由於臨時接替上一任講席教授進行授課時，課堂人數偏少外，其餘課程的聽課人數基本維持在30人上下。

12 Henri Cordier, "Nécrologie-Édouard Chavannes," *T'oung Pao* 18: 1/2 (1917.12): 114-147. 張廣達,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 《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頁134-175。

13 Mengying He, "Edouard Chavannes, le fondateur de la sinologie moderne,"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hD thesis, 2019.5).

14 Henri Maspero, "La sinologie," in Société asiatique ed., *Le livre du centenaire (1822-1922)* (Paris: Paul Geuthner, 1922), pp. 261-275; 張廣達,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 《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 頁155-156、161-162。

15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1907-1912)," Bibliothèque de l'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ite Sainte Barbe, Archives de l'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fonds historique de la Ve section (5EPHE); 以及 Alfred Foucher, *Edouard Chavannes* (Paris: Imprimerie Levé, 1918), p. 2.

表 1 1893 至 1918 學年沙畹在法蘭西學院授課表¹⁶

學年	課程名稱	
1893-1894	司馬遷的生平及論著	司馬遷《史記》解析
1894-1895	中國經典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解析
1895-1896	《史記》八書解析（卷二十三至三十）	唐代主要石刻遺跡評注
1896-1897	（第一學期）滿人歷史；（第二學期）《史記》〈河渠書〉解析（卷二十九）	《史記》〈孔子世家〉解析（卷四十七）
1897-1899	古恆（Maurice Courant）代課 ¹⁷	
1899-1900	（第一學期）中國歷史：從起源至漢代	西元 766 年一份石刻文字解讀
1900-1901	中國歷史：漢至唐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解析（〈大宛列傳〉）
1901-1902	中國歷史概論（接上學年）	516 至 520 年宋雲在烏菴國和健陀羅之旅行
1902-1903	西安考古博物館（碑林）之古跡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
1903-1904	中國旅行家	印度故事翻譯
1904-1905	竹書紀年之真實性及中國最古老之文獻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六解析（〈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
1905-1906	孔子及其弟子們	《後漢書》〈百官五卷〉一百一十八（西元二世紀的中亞）
1906-1907	中國考古地理學	泰山儀式相關文本翻譯
1907-1908 ¹⁸	沙畹中國考察結果報告	孔廟、晏公廟、孟廟多種刻文解析
1908-1909	中國古代歷史	司馬遷《史記》解析（老子、莊子、孔子弟子）
1909-1910	西元前 221 年帝制建立後的中國歷史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解析（志第二十〈釋老志〉）
1910-1911	漢文鑄刻文字所獲之歷史結果	歷史學家班固家族研究；《前漢書》卷六解析（〈武帝紀〉）
1911-1912	中國列女	秦朝及唐朝文獻解析（非經典書籍）
1912-1913	中國的聖人祭祀	宋朝文獻解析
1913-1914	作為歷史文獻的中國經典《書》、《詩經》、《左傳》	劉向《列女傳》解析
1914-1915	佛教在中國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
1915-1916	宋代時期的中國（960-1279）	《前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解析
1916-1917	《禮記》中的古代中國儀式	道教歷史相關文獻解析
1917-1918 （未授課）	唐代中國歷史概論	道教文本解析

16 表格中的內容為筆者對以下檔案進行的整理和翻譯：“Programme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893-1900）（1893 年至 1900 年「法蘭西學院課程目錄」）及“Résumé des cours,” *Annal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1-1918)（《法蘭西學院年鑒》1901 年至 1918 年的「課程總結」）。下文有關沙畹在法蘭西學院授課的具體內容均源自《法蘭西學院年鑒》的「課程總結」，不再一一注釋。

17 沙畹由於生病曾於 1897 年至 1899 學年請假，由其同學及友人古恆（Maurice Courant, 1865-1935）代課。古恆上課的內容是「中國文明的變遷：以唐代為例」。參見 Daniel Bouchez, “Un défricheur méconnu des études extrême-orientales: Maurice Courant (1865-1935),” *Journal asiatique* 271 (1983): 75.

18 沙畹 1908 年 2 月從中國考察結束回到法國，4 月份復活節假期後才開始上課。

表 2 1907 至 1912 學年沙畹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授課內容與簽到記錄¹⁹

學年	授課主題	聽課人數和聽眾名單
1907-1908 第二學期	佛教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	人數：4 人
	漢文文獻中有關印度教僧人金剛智的生平	註冊學生：A. Martin 固定聽眾：Muselli
1908-1909	古代中國的宗教思想	人數：38 人 固定聽眾：Aucourt, Aourousseau, Baldensseck, Bouygue, Dangy, Desaint, Dufresne, Garreau, Granet, Dr. Hubotter, de La Neuville, Muselli, Troy, Valentin; Mme Leroy
1909-1910	孔子的教育	人數：35 人 註冊學生：Aourousseau, Dangy, Desaint, Garreau, Granet, Masson-Oursel, Muselli, Rottach; Mmes Kiesner, Leroy; Mlle Humbert 固定聽眾：Bailly, Blanchet, Canudo, Gorai, Matrod (第一學期), Rhein; Mlles Clavel (第一學期), Vollant (第一學期)
1910-1911	《禮記》中的中國儀式	人數：27 人 學生：Garreau, Granet, Masson-Oursel, Muselli, Przulski, Rhein, Rottach; Mmes Kiesner, Leroy. 固定聽眾：Alexéief (第二學期), Blanchet, Blondeau, Düvendak, Josselin de Jong, Lapage; Mlle Schuhl
1911-1912	佛教在中國的歷史	人數：37 人 註冊學生：Blondeau, Garreau, Masson-Oursel, Muselli et Mmes Kiesner et Leroy 固定聽眾：Allégret, Antoine, Brocvielle (第一學期), Grisaud (第一學期), Guérin, Lartigue, Leblanc (第一學期), Pontet, Raunheim (第一學期), Ricard, Vladimiroff (第二學期), et Mlles Blanchard, Demonge, Schellhammer (第一學期), Wertenstein (第二學期)
	道教歷史和宗教文本翻譯	

三、沙畹的教學方法、目標和理念

沙畹在以上兩所學校的教學方法、目標和理念存在諸多相同之處。在教學方法上以歷史學為中心，注重實證主義的方法，課程沒有固定教材，教學內容與研究主題同期進行。同時，沙畹順應同時代的法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要以公開課的形式向公眾傳遞最新的科學知識，而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則採取

專業研討班的教學模式，旨在培養學者精英。此外，沙畹的教學理念則是培養對中國文化理解與熱愛的學者。

(一) 實證主義史學範式下的教學活動

歷史是沙畹開啟漢學研究的領域，也在其教學中一直佔據主要位置。沙畹曾在法蘭西學院開課初期表達其授課目標，欲帶領學生進行「文獻研究而非僅僅是中文學習。」²⁰他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講也以「中國文獻

19 表格中的內容為筆者依據以下檔案進行的整理：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圖書館——聖巴爾巴分館 (site Sainte-Barbe) 藏「註冊學生與聽課簽到表」(“Cahiers de présence et registres d’inscription,” Fonds historique de la Ve section (SEPHE))、「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宗教系遠東宗教課程總結」(1907 年-1912 年)及「課程計畫」(1907 年-1913 年) (“Religions de l’Extrême-Orient,” in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Rapports sommaires sur les conférences de l’exercice 1907-1912 et les programmes des conférences pour l’exercice 1907-1913* (1907-1912))。下文有關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授課內容均來自以上檔案，不再一一注釋。

20 沙畹致父親的信，1893 年 12 月 7 日，現由沙畹後人保存。

的社會角色」為題，肯定中國文獻對於啟迪人們道德觀念、保持穩定的道德景觀之重要價值。²¹而在以文獻研究為主的教學中，沙畹又非常重視對學生實證主義史學方法的訓練，在兩所學院的課程均集中於歷史文獻的梳理、翻譯和批判性解讀。

普法戰爭戰敗後，法國教育體系發生重大變革，開始效仿德國之「洪堡高等教育改革」，重視歷史與地理學科的建設，創辦高等文科教育，大學開始科學地教授歷史，並使之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完備的學科。當時，德國蘭克史學形成流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前去學習，法國未來重要的歷史學家、「方法學派」(l'école méthodique)的創始人莫諾(Gabriel Monod, 1844-1912)就曾追隨蘭克弟子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學習，將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與方法帶回法國。²²沙畹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期間(1885至1888學年)曾跟隨莫諾學習歷史，亦受到19世紀科學主義觀念的影響，在歷史研究中注重理性批判和科學實證，被弟子戴密微評價為「更像是一位19世紀的歷史學家」。²³

以法蘭西學院的課程為例，沙畹在1899至1900學年講授的「中國歷史：從起源至漢代」課程，可被視為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歷史課程的授課綱領。²⁴他在課程概要中系統性地闡明了授課方法和主要內容：課程「並非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講授，而是基於思想和民族兩大主題，並嘗試梳理出促進中華民族思想和政體形成的精神和種族因素」。第一類有關中國思想史的課程涉及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回教等思想體系的專論。第二類有關民族的課程講授漢人、突厥人、通古斯人、西藏人、安南人、傣族人等民族的歷史。並且，課程「不僅限於對這些思想和民族的單獨研究，因為那樣會錯過各

思想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聯繫。研究方法中應該加入對綜合了這些分散的思想和民族之根源的分析。而這一根源可以通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大朝代來尋找。」

因此，沙畹在法蘭西學院和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中都包含對儒釋道思想的研究和解讀。在前者的課程中，宗教內容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而在後者的所有課程皆開設在宗教學系的框架內。沙畹一直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史，僅在課程名稱所見就包括大宛、印度、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在1900至1901學年「中國歷史：漢至唐」的課程中，在講述不同時期的歷史時，沙畹以佛教的傳播為主線，勾連起同時代中國與中亞、遠東地區的交往史，漢族與非漢族的交往史，以及在佛教傳播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僧人(法顯、宋雲、玄奘、義淨、悟空等)取經史。在1903至1904學年的「中國旅行家」課程中，沙畹針對曾前往西域、中亞乃至南洋的歷史人物進行梳理和總結，按歷史朝代分為五個階段：漢代開闢者張騫、4世紀末至8世紀末隋唐時期的佛教僧侶、10世紀至12世紀宋代的中國使臣、13世紀蒙元時期的人物、14至15世紀初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沙畹對中國歷史的關注也體現了19世紀法國學界對清朝研究的兩大關注點，一是清帝國的民族多樣性，二是清朝的對外關係。²⁵

沙畹的課程不滿足於對中國的概括或普及性介紹，而是對特定斷代史或專題史中一小部分重要文獻(文本、圖像)的翻譯和研究，體現西方近代實證主義史學的規範。沙畹強調語文修養，雖資料龐雜，但絕非大量堆砌文本或事實而不思考其意義，也非只關注理論而忽略史實。「他既是細心的觀察者，又是審慎的博學家 and

21 Edouard Chavannes, "Du rôle social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leçon d'ouverture faite au Collège de France le 5 décembre 1893," *Revue Bleue* 52:2 (1893.12): 774-782.

22 張廣達，〈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頁147。Françoise Mayeu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enseignement et de l'éducation en France, tome 3: De la révolution à l'école républicaine* (Paris: INRP, 1981), p. 204.

23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p. 82.

24 法蘭西學院自1900年起開始出版《法蘭西學院年鑒》，其中包括每年的「課程總結」。沙畹在1900年的課程總結中總結了1899至1900學年及1900至1901學年的課程內容。

25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urguière)著，王文婧譯，〈1949年以前法國的清史研究〉，《清史研究》2(2020.3): 127-130。

思想家，同時也懂得分析文本讓文本自己說話。」²⁶ 這種教學方法對法國漢學研究和教育有很強的規範與示範作用，被稱呼為「沙畹的方法」(the Chavannes')。²⁷ 正是由於其課程的專業性和精深度，吸引來的都是具備專業素質、並期望在漢學研究上有進一步作為的學生。

(二) 教學內容與科研主題同步

不同於傳統的大學授課，沙畹在法蘭西學院和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均沒有固定教材，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活動擬定教材和教學計畫。這與兩所學校的使命相吻合，即教授「正在形成中的科學」(la science en voie de se faire)。²⁸ 這種授課內容與研究主題同步進行的教學模式在當時也極具先進性和現代性，1916 年被正式寫入法蘭西學院的最新教學章程中：「每位教授有絕對的自由選擇自己的課程主題，通常是和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相關的內容。」²⁹ 而所用講義的形式可多樣，還要包含一些新元素，如考察經歷、未被發表的材料、個人的新見解等。」²⁹ 直到今天，這兩所學校依然遵循這樣的授課模式，課堂沒有固定教材，而是教師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並探討學界同仁最新成果的平臺。

由於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幾乎貫串其學術研究之始終，因此更能清晰反映出其教學內容與科研主題同步進行的特點。從 1893 年起至 1907 年前往華北考察前，其主要課程都集中於《史記》的介紹與解讀。同時

期的主要工作也是對《史記》的翻譯和研究。1895 至 1905 年間，他前後出版了五卷本的《史記》譯注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1901 至 1902 學年的「516 至 520 年宋雲在烏菴國和健陀羅之旅行」及 1903 至 1904 學年的「中國旅行家」兩門課，均在同年或翌年發表了與課程同名的法文本翻譯及研究。³⁰ 1902 至 1903 學年的課程「西安考古博物館(碑林)之古跡」，內容包括「洪武聖諭碑」、「兩份最古老的中國地圖」、「九九消寒圖」等，沙畹也陸續發表在 1903 年及 1904 年出版的法國漢學期刊《法國遠東學院學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上。³¹ 1907 至 1908 學年的兩門課程「沙畹中國考察結果報告」、「孔廟、晏公廟、孟廟多種刻文解析」，及 1910 至 1911 學年的課程「漢文金石文字所獲之歷史結果」，主要內容是解讀和研究沙畹 1907 年在中國考察期間搜集的最新材料。同一時間，沙畹先後出版四卷本《華北考古記》(*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1909 至 1915 年間)，其中包括考察時期搜集的拓片、拍攝的古代遺址、沿途景物及相關研究成果等。而沙畹早在 1903 至 1904 學年開設的「印度故事翻譯」一門課中，針對漢文版《大藏經》中的寓言故事進行法文翻譯和解讀，並試圖展現其變遷的歷史。翌年，沙畹在阿爾及爾第十四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上對相關內容進行發言，最終於 1910 至 1911 年陸續出版三卷本的譯文《佛教五百

26 Maurice Croiset, "Discours prononcé par M. Maurice Croiset aux obsèques de M. Edouard Chavannes," in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8), p. 36.

27 Irina Popova, "Letters of V. M. Alekseev to Edouard Chavannes and Paul Pelliot by I. E. Tsiperovich; V. M. ALEKSEEV,"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 (2001.1/3): 157.

28 Jean-Luc Fournet, "Introduction,"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150 ans d'affinités électives entre le Collège de France et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p. 1-4. Nouvelle édition [en ligne]. Disponible sur Internet: <<http://books.openedition.org/cdf/10259>> .

29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17), pp. 16-18.

30 Edouard Chavannes trad., "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 ā na et le Gandh ā ra (518-522 p. c.),"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3 (1903.7/9): 379-441. Edouard Chavannes, "Les Voyageurs chinois," in *Guides Madrolle: Chine du Sud* (Paris: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1904), p. 23 cartes.

31 Edouard Chavannes, "Les Sainte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ou (1368-1398) publiées en 1587 et illustrées par Tchong Houa-m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 (1903.10/12): 549-563 ; Edouard Chavannes, "Les deux plus anciens spécimens de la cartographie chinois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 (1903.4/6): 214-247 ; Edouard Chavannes, "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 froid,"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 (1904.1/6): 66-74.

故事集》。³²此外，1916至1917學年的課程「道教歷史相關文獻解析」及原定1917至1918學年的課程「道教文本解析」，均與其生前未完成的有關道教儀式的文章《投龍》相關。³³

除傳世文獻外，沙畹課程的參考資料還包含大量同時代新發掘的考古材料，如碑銘、簡帛和甲骨文字。他認為「考古對於研究中國宗教歷史的學者來說是一泓豐富的知識源泉」。³⁴1895至1911學年間，他先後開設了五門有關新材料的課程。如1902至1903學年的「西安考古博物館（碑林）之古跡」一門課中，沙畹使用駐陝西的法國傳教士莫里斯（Gabriel Maurice, 1859-1925）協助購買的全套西安碑林拓片³⁵作為課程資料，並選擇其中主要的5塊碑文進行講解：「1137年刻的兩份地圖」，「1587年所刻洪武聖諭碑」、「1488年所刻九九消寒圖」、「有關陝西地理的石碑」、「1091年和1107年所刻吳道子和王維作品的畫像石」。1906至1907學年，他使用中國金石學家出版的石刻碑銘類書籍，研究其中祭祀用的青銅器、石鼓文、秦石刻、武梁祠畫像石、大秦景教碑、伊斯蘭碑、佛教石刻等。1907至1908學年，沙畹從中國考察回來後向學生們展示了自己的考察結果：高句麗王子之墓、武梁祠和登封畫像石、雲岡及龍門石窟，以及孔廟、晏公廟、孟廟的石刻文字。1909至1910學年有關漢代的歷史課中，沙畹利用同時代最新發掘出的考古材料進行教學：利用武梁祠等地的漢畫像拓片研究漢代藝術；利用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在中國西部發掘的木簡研究漢代在西域的駐軍制度；利用美國漢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

1934）最新出版關於中國陶器的著述研究漢代墓葬習俗。1910至1911學年，沙畹繼續講解和評述漢文鑄刻文字的內容，研究並評述甲骨文、銘文以及石刻文字等不同材質上的古文字。

沙畹屬於最早一批看到漢代畫像石刻在考古學和藝術史上價值的學者，他也自稱是「首位發現雲岡石窟考古價值的學者」。³⁶沙畹當時已意識到考察地下文物的重要性，並且認為中國需要建立和發展考古學。他「確信在科學方法的指導下，考古作業將會向我們揭示延續著四千年文明的中央帝國的地下深處所隱藏的信息。」³⁷1907年，沙畹在中國北方地區進行為期十個月的「考古調查」（mission archéologique），但他當年的「考古」並非今日嚴格意義上的地下挖掘，而是地上考察。受到當時中國在地下文物挖掘領域人員和設備的缺乏、沙畹個人精力和財力的限制，加之沒有官方的許可，沙畹在中國考察時未能進行地下考古挖掘。但是，他完成了考古研究的第一步，亦即實地考察、拍照和拓印歷史遺跡。這也為其教學與科研注入大量新的活力。

（三）傳遞知識與培養學者

法蘭西學院成立於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統治時期的1530年，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此一學院致力於打破傳統大學的知識壁壘，採用公開課的授課模式向大眾免費普及最新的科學真理，聽眾無需註冊，學校沒有考試也不頒發文憑和學位。³⁸從19世紀中葉起，法國教育界開始意識到公開課制度的弊端，即足夠的開放性和自由度以及不頒發文憑和學位的模式，

32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Actes du X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Alger 1905. 5 vols, partie I (Paris: Ernest Letoux, 1906), pp. 84-145. Edouard Chavannes, *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 3 vols., publiés sous les auspice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Paris: Ernest Leroux, 1910-1911).

33 沙畹去世後出版：E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ragons," in Emile Senart et Henri Cordier dir.,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tome 3 (Paris: E. Leroux, 1919), pp. 55-220, planches I-IV.

34 "Résumé des cours 1906-1907," in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7), p. 75.

35 Edouard Chavannes, "Sur les premiers résultats de ses recherches sur la Forêt des stèles à Si-ngan-fou," *Journal asiatique* 20 (1902.7/12): 7-8.

36 沙畹致伯希和信，1906年5月9日，法國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檔案：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20, correspondance 1907.

37 Edouard Chavannes, "Avant-propos," in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 première partie, *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913), p. 1.

38 "Notice," in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1), pp. 5-8.

使法蘭西學院吸引來的聽眾多是興趣愛好者而非專業人士，聽眾水準參差不齊，導致教師在課堂上也無法深入主題講解或與聽眾進行專業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法國培養精英的需求。為了「彌補高等教育中的不足」，在法國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於1868年應運而生，學校採納德國「研討班」(séminaire)的教學模式，面對小眾具專業背景的學生開設課程，重視師生的交流互動、學科深化以及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學生能力培養，意在培養研究者及知識精英。³⁹

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為法蘭西學院的教育現代化提供了參照。」⁴⁰許多當時已經是、或之後成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的成員，都曾參與到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建校和授課過程中，並起到決定性作用。⁴¹如1872年成為法蘭西學院「中世紀法語語言文學」(Langue et littérature françaises au Moyen Âge)講席教授的帕里斯(Gaston Paris, 1839-1903)，自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建校起就在第四系「歷史文獻學系」主講「羅曼語言」課程。同樣自1868年起就執教於第四系主講「歷史評論」(Critique historique)的莫諾，於1906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通史與歷史方法」(histoire générale et méthode historique)講席教授。據統計，1868年至2012年間，400位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中有120位都曾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代課，約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沙畹也是這一龐大教師隊伍中的一員。⁴²他的教學理念順應著同時代的法國高等教育改革，在專業學科

的基礎上進一步向現代化發展。

1. 自由公開課與專業研討班

沙畹自法蘭西學院授課初期，就遭遇到聽課人數太少的困擾。一開始他只有十來個聽眾。⁴³兩年後這一情況同樣存在，頭一次課程只有三位聽眾。沙畹擔心也許有一天整個教室將只有他一人，因為這種情況曾出現在幾位他的同事、講授東方語言的教授身上。⁴⁴雖然沙畹也曾懷疑是由於他個人的原因(課程講義太精深或者講課風格等)造成聽眾過少，但他也意識到法蘭西學院這種自由的聽課制度帶來的弊端。他曾表示「對法蘭西學院偶然拼湊的聽眾很不滿意，期望能有學生跟隨他接受系統的大學教育。」⁴⁵總之，雖已成為法蘭西學院唯一的專業教授，但學者們仍然無法避免聽眾過少，甚至沒有聽眾的尷尬時刻。而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堂則沒有以上問題，在其登記的學生聽課名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年的聽課人數和人員基本比較固定。

沙畹於1908年2月起，接替了1907年11月退休的羅斯奈(Léon de Rosny, 1837-1914)教授開始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授課，並於同年4月被正式任命為宗教學系的講席教授。直到1912年，由於學術任務繁重，他才辭去該教職並成為榮譽教授。⁴⁶自沙畹執教起，該講席的名稱從之前的「遠東與美洲印第安宗教」(Religions

39 Céline Surprenant, "Le rôle des professe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dans la création de l'EPHE,"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43-46, 51. Yves Bruley, "Gabriel Monod (1844-1912)," in Patrick Henriot dir.,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nvention, érudition, innovation. De 1868 à nos jours*, pp. 90-91. Jean-Luc Fournet, "Introduction,"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1-4.

40 Céline Surprenant, "Le rôle des professe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dans la création de l'EPHE,"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43-44.

41 Wolf Feuerhahn,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antichamb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275-322.

42 Jean-Luc Fournet, "Introduction,"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1-4.

43 沙畹致父親的信，1893年12月7日，現由沙畹後人保存。

44 沙畹致父親的信，1895年12月2日，現由沙畹後人保存。

45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270-271；以及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ravels with Edouard - V. M. Alekseev's Account of the Chavannes' Mission of 1907 as a Biographical Source," *Asian Culture* 4 (1994): 92. 筆者略作校勘。

46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1907-1912),"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ite Sainte Barbe, Archives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onds historique de la Ve section (SEPHE).

de l'Extrême-Orient et de l'Amérique indienne) 改為「遠東宗教」，漢學課程的內容在宗教領域進一步專題化。

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授課遵照德國「研討班」的教學模式，「將學生與研究聯繫起來，師生共同參與一項工作，而不是老師在講臺上獨白。」這也是該校建校的動因之一。⁴⁷ 具體來說，上課前學生需要提交一份有明確主題的作業，主題可以是自選的，也可以是老師指定的。在課堂討論中，老師會引導學生依據各自的作業展開討論和研究，這被稱為是「老師與學生之間活躍的合作」。⁴⁸ 雖然目前沒有相關檔案資料的支持，但可以推測，沙畹在授課中應該也引入了研討班的教學模式。在其課程總結中，時常可以看到他以問題的方式歸納授課主要內容，如：「《禮記》不同篇章的成書年代可能是什麼時期」、「從相關材料中獲得的信息有哪些價值」。並且沙畹常使用「解釋和評述」(expliquer et commenter)、「批判性地解讀」(faire la critique) 以及「討論」(discuter) 等詞來闡釋對文本的解讀方法，其中透露出與學生互動研討的教學模式。1907年，沙畹的俄國學生阿理克(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 又名阿列克謝耶夫) 在陪同沙畹於華北考察期間，也記錄了老師的相關感想：「除了大學共同課程以外，沙畹還想把以下要求納入課程計畫：撰寫有關中國歷史問題的文章、中國古典作品節錄翻譯以及注釋。」⁴⁹

這似乎也解釋了為何沙畹會在強大的科研壓力下，剛從中國考察完回到法國後就申請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授課，並且堅持了四年半，應該是那裡的學生和授課方式正符合他的期待。直到今天，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依然遵循這一模式。需要補充的一點是，1916

年法蘭西學院也推出了最新的教學章程，針對課程內容和聽眾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教學中不包含簡單的知識普及」，而聽眾也應該是「受過教育的」，並且在所聽課程的專業方面「已經有入門基礎」。可見，至少從1916年起，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也開始注重內容的專業性和專題性。

2. 傳遞知識與教授研究方法

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另一個建校目的，便是在法蘭西學院向公眾「傳遞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培養學生理論聯繫實際、可以直接進行實踐和應用的能力，這從它的校名「實踐」中已清晰地體現出來。對比沙畹在法蘭西學院與高等研究實踐院所授宗教類的課程可知，他在兩所學校的教學方法總體一致，即基於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國古代文本翻譯與解析，進一步研究歷史中的專題問題。但在講授具體的歷史文本和分析問題之外，側重點又所有不同。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注重知識的講授，而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更注重指導學生在現實中的操作方法。⁵⁰

以儒教課程為例，沙畹曾於1896至1910年間在法蘭西學院先後開設五門相關課程：「《史記》〈孔子世家〉解析」、「孔子及其弟子們」、「孔廟、晏公廟、孟廟多種刻文解析」、「司馬遷《史記》解析(老子、莊子、孔子弟子)」、「中國的聖人祭祀」。主要內容大致可以總結為通過對《史記》相關篇章的閱讀，瞭解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通過對《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的解讀，瞭解孔子的主要思想；通過儒家先賢廟宇裡的碑銘文字和圖像，進一步瞭解孔門弟子位次；通過對歷代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政治家(如孟子、

47 Céline Surprenant, "Le rôle des professe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dans la création de l'EPHE,"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43-50.

48 Ursula Bähler, "Le Collège de France et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vus et vécus par Gaston Paris," in Jean-Luc Fournet dir., *Ma grande église et ma petite chapelle*, pp. 57-81.

49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頁270-271；以及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ravels with Edouard - V. M. Alekseev's Account of the Chavannes' Mission of 1907 as a Biographical Source," *Asian Culture* 4: 92. 筆者略作校勘。

50 此外，由於一部分宗教課程在兩所學校均有授課，因此在內容上有部分重疊。依據所授課程的前後順序，後期開設同一主題的課程可以看作是對前期開設課程的凝練與深入，此處不做討論。

王充、韓愈、范仲淹、周敦頤、朱熹和張之洞等)的分析,探究儒家思想在維持社會結構和培養知識分子中扮演的角色;通過研究孔子等聖人的祭祀,分析中國宗教思想的形成過程及方式。而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孔子的教育」一門課中,沙畹從孔子身為教育家的角度切入,除了回顧孔子生平及其教育理念,分析其有關社會結構的核心思想起源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外,沙畹還專門分析與其同時代中國人的祭孔儀式,詳細解讀他在曲阜孔廟考察期間所觀察到的儀式、舞蹈及禱告,以此窺探中國對聖人祭祀的歷史沿革。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史語言學及社會學等人文學科開始相繼浸潤史學領域。而沙畹曾就讀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還曾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大本營。⁵¹沙畹受到同時代社會學思潮的影響,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教學中展示其社會學研究方法和視角,通過分享田野考察所得經驗和素材,指導學生如何進行實踐。

以佛教課程為例,沙畹於1914至1915學年在法蘭西學院教授「佛教在中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高等研究實踐學院1907至1908學年「佛教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及1911至1912學年「佛教在中國的歷史」課程的綜合。在前者的佛教課程概述佛教在古代中國的發展歷史,探討其中的重大事件和關鍵人物,通過佛教詞彙的研究進一步分析佛教義理。此外,沙畹還將佛教與道教、儒教作對比,指出他們的思想在本質上的差異。而早前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除了關注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外,還進一步介紹了佛教的宗教實踐,如漢地中國和西藏地區主要的佛教祭祀中心、不同佛經中有關中國教徒宗教實踐的記載。從此處也可以看出,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

更多集中於宗教思想,而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課程則進一步介紹了同時期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活動和所在地點。

(四) 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

沙畹認為,教授漢學的任務是培養理解、承認並熱愛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建議學生將中國視作「老師」,抱著學習的心態來學習中國文化,並將中國納入世界範疇,「可以嚴肅地認識漢學的價值,而不再是浮於表面的只為追求異域風情才對『落後』的中國進行研究。」⁵²1889年中法戰爭結束四年後,年輕的沙畹第一次來到他夢寐以求的國度,但飽受戰爭摧殘的清末中國貧困且落後,一度讓他非常失望。⁵³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對中國的瞭解加深,沙畹越來越看到中國文化所體現的價值,以及中國百姓身上的樸實及蘊含的力量。在1907年華北考察期間,由於得到眾多中國官員和普通百姓的幫助,沙畹得以一人之力完成華北地區約一年的考古調查。⁵⁴保留和保護中國的文化遺跡,也是他來中國考察古物的緣由之一。同時他也注意到尋找出路的中國,不應簡單地模仿西方、照搬西方,這只會使中國失去自己的特點和傳統。中國應該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基礎上,適當地接受一些適合自己發展的西方元素。⁵⁵沙畹這一思想在當時極具啟發性,看到外表背後中國文化和精神蘊藏的價值。與其同時代的歐洲人即使在中國生活多年都很難有這樣的觀念,他們更偏向於認為中國人是「野蠻、愚蠢和可笑的」。⁵⁶

四、沙畹的教學傳承

沙畹並不是一位自私的天才,而是被學生阿理克視為「最標準的教師」。阿理克認為沙畹把教師這個職業看

51 張廣達,〈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頁150。

52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頁270-271;以及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ravels with Edouard - V. M. Alekseev's Account of the Chavannes' Mission of 1907 as a Biographical Source," *Asian Culture* 4: 92. 筆者略作校勘。

53 參見沙畹私人日記 *Petite chronique particulière*, 1889年6月12日, 1889年6月24日, 記於北京, 現由沙畹後人保存。

54 E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Avant-propos, p. 2.

55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頁100-101, 280。

56 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著,閻國棟譯,《1907年中國紀行》,頁165-166。

成自己的職責，其投入教學的時間遠比學術研究要多。⁵⁷ 他給予學生們研究上的關心和鼓勵，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研究主題和方向，為他們創造職業發展的機會，並樂於與他們暢談經歷、分享研究心得。「在沙畹之前的法蘭西學院並沒有這樣的傳統。」⁵⁸ 事實證明，沙畹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生，從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保留的相對完整的聽課名單中，可以清晰辨認出一些對後來的漢學及相關學科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法國學界有漢學家及社會學家葛蘭言、東方學家和比較哲學家馬松烏爾色（Paul Masson-Oursel, 1882-1956）、海軍上將、漢學家讓·拉爾蒂格（Jean Lartigue, 1886-1940）、考古學家、漢學家鄂盧梭（Léonard Arousseau, 1888-1929）、漢學家奧庫爾（Pierre-Marie Aucourt, 1879-1961）；此外，還有俄國漢學家阿理克（名冊中登記名字為 Alexéief）、俄國蒙元史家弗拉基米爾措夫（Б. Я. Борис Яковл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名冊中登記名字為 Vladimirzoff）、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1889-1954）等。同時，由於一部分有專業背景的學生既可以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註冊，又可以在法蘭西學院自由聽課，因此這份名單也揭示出一部分同期在法蘭西學院跟聽沙畹課程的聽眾。

沙畹在教學中已經開始分門別類地講授漢學，他的繼任者們進一步從漢學中細化出宗教學、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等方向，進行專業授課。以葛蘭言和阿理克為例，1908 至 1911 學年，葛蘭言在法蘭西學院和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聆聽沙畹課程，之後在沙畹的推動下，他親自前往中國搜集資料並觀察中國社會，繼續研究有關中國家庭組織的課題。回國後，葛氏接替沙畹成為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宗教系「遠東宗教」的講席教授，繼續研

究和講授中國古代的風俗和儀式。⁵⁹ 他採用沙畹的文獻學方法處理古代中國文本，曾開設關於《儀禮》中的古代中國儀式一系列課程，體察當時人們的思想精神以及社會組成結構，在內容和方法上是對沙畹課程的進一步繼承和拓展。⁶⁰ 阿理克於 1905 年及 1911 年在巴黎求學，先後在兩校聆聽沙畹的課程。1907 年他還曾陪同沙畹進行四個半月的華北考察。阿理克將沙畹文獻翻譯和歷史考證的研究方法，以及對待中國的態度和理念帶回聖彼德堡大學東方系的教學中。⁶¹ 在授課中，他也採用教學與科研同步進行的方式，注重文本的閱讀與翻譯，輔之以考古和社會調查，對中國詩歌、歷史和風俗等主題進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俄國漢學的發展。

五、餘論

伴隨著 19 世紀法國現代教育體制的改革，沙畹在教學生涯中分別踐行了兩種教學模式，一種是法蘭西學院面對公眾的公開課模式，另一種是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專業的研討班模式。沙畹以實證主義史學為範式展開教學，以史料的翻譯和文本考證作為基礎進行專題研究，理論與實踐並重，課程內容豐富；其授課素材多樣，不僅有傳世文獻，還有大量考古新材料。他在教學中展示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時注重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熱愛。張廣達曾說，沙畹「以親自的踐行為當代漢學確立了專業規範，與當代同儕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這一專業訓練引上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法國漢學「在實踐中帶頭的核心人物」。⁶² 沙畹的教學方法、目標和理念即是在原有漢學教育基礎上的現代化發展，為法國現代漢學的教學模

57 轉引自：柳若梅，〈沙畹與阿列克謝耶夫〉，《國際漢學》1（2014.12）：33。

58 Alfred Foucher, *Edouard Chavannes*, pp. 2-3.

59 盧夢雅，〈葛蘭言的漢學發生研究〉（青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頁 12-13。

60 "Religions de l'Extrême-Orient," in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Rapport sommaire sur les conférences de l'exercice 1913-1940 et le programme des conférences pour l'exercice 1914-1941* (1907-1940). Marie-Claire Bergère & Angel Pino dir.,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p. 90, 190.

61 柳若梅，〈沙畹與阿列克謝耶夫〉，《國際漢學》1：31-33。

62 李丹婕，〈張廣達談沙畹及法國現代漢學的轉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 年 2 月 15 日。

式確立規範，促進專業漢學人才的培養。

然而，沙畹的教學方法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弊端。例如，以文本閱讀和翻譯為基礎的歷史語言學方法，在對局部文本的重視程度上超過了對整體性知識的把握。這就要求學生自身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基礎知識，否則學到的只能是隻言片語、支離破碎的內容，無法對問題的整體性有宏觀的瞭解和掌握。此外，課程內容的多樣性也意味著課程之間不連貫，不利於對專科人才的培養。但是，沙畹的教學方法在當時歐洲漢學家們普遍缺乏扎實的漢文基礎，未在中國有深入實地考察的背景

下，有其重要意義。
沙畹培養出的學生具有深厚的中文修養和較高的翻譯水準，能使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他們繼承了沙畹的

衣鉢，教學相長，薪火相傳，成為國際漢學中的中流砥柱。沙畹弟子中的大多數都曾教授過中國學生，並與中國學者有深入的學術交往，如沙畹的第一位弟子伯希和曾教授馮承鈞、王靜如，還與羅振玉、王國維、張元濟等學者有頻繁的書信往來。⁶³ 馬伯樂曾教授高明凱、陳定名、張鳳等。葛蘭言也培養出李璜、楊堃、王靜如、陸侃如等學者。⁶⁴ 這些中國學者既繼承了西方現代的學術方法，又綜合自身的文史學養展開有別於傳統國學和西方漢學的全新綜合研究，在推動中國現代學術範式建立的同時，也反過來填補了西方漢學研究中的空白。現代化的漢學教育極大地促進了法國漢學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

63 祖豔馥、羅斯 (Dacia Viejo Rose) 編著，《史與物：中國學者與法國漢學家論學書簡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64 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66、105。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 60,000	副教授級	NT\$ 50,000
助教授級	NT\$ 40,000	博士候選人	NT\$ 40,000
-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 (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 研究期限：一個月至一年
-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 (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 截止日期：每年 5 月 31 日 (申請隔年 1 月至 12 月來臺研究)
-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ccsgrant@ncl.edu.tw <https://ccs.ncl.edu.tw>